

美国劳动骑士团衰落的原因浅析

王 锦 塘

一

劳动骑士团是19世纪末美国工人运动中人数最多、势力最大的工人组织之一。它创立于1869年,最初只是费城服装行业中的一个很小的工会团体,由于其在建立之初处于秘密状态,又没有统一领导机构,所以发展较慢,1878年只有成员9000人。同年,劳动骑士团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里丁召开了代表大会,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领导机构,正式定名为北美劳动骑士团总会。从此以后,它便迅速发展壮大起来,1886年会员人数达70万人,包括熟练工人、非熟练工人、白人、黑人、女工、男工、本地工人和移民,成为当时最大的工会组织。劳动骑士团领导过多次罢工斗争,在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方面起了重要作用。1886年11月,恩格斯在致左尔格的信中曾经指出:“‘劳动骑士’已经成为一种真正的力量,特别是在新英格兰和西部地区,而且由于资本家的疯狂反扑,这种力量将日益壮大。”^①可是,劳动骑士团在1887年以后,却逐步走向衰落。1887年,它的成员还有50万人,1888年减少到22万人,1893年锐减到9万人,而且其成员主要在农村,基本上失去了工人组织的性质。到1920年,劳动骑士团只剩下9000人,骑士团的影响在美国大多数地区消失了。《纽约论坛报》在一篇题为“一个大社团的衰落”的文章中无限感慨地评论说:“几乎在每一个地区,成百个分会相继解散。在曾经一度无比强大的骑士会以前的据点里,这个组织的名称和宗旨好像都成了过去的陈迹。”^②

为什么劳动骑士团会这样大起大落?它迅速走向失败的原因何在?美国史学家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美国劳工统计局编的《美国劳工运动简史》认为,骑士团衰落主要是由于“内部斗争”以及“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眼前的利益难以协调起来。”^③美国历史学家路易斯·哈克和本杰明·肯得里克等人也有类似的看法。他们罗列了劳动骑士团衰落的七点原因,但在其中特别强调“熟练行业的人很快不愿意为非熟练行业的人火中取栗,或许是劳动骑士团瓦解和被劳联所取代的最重要的原因。”^④康门斯—威斯康星劳工史学派则强调,劳动骑士团衰落的主要原因,是它的组织机构不适应“要求改善自己工作条件的工人的需要”^⑤。方纳则认为,骑士团“解体的基本原因是领导和会员之间的分裂”^⑥。还有的人则认为劳动骑士团衰落的原因是资本家的疯狂反对和破坏,等等,不一而足。

上述各种看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说主观原因是主要的,有的则强调客观原因。在主观原因中,有的强调组织机构不好,有的则突出内部不团结或领导和群众分裂。我认为,这些虽各有其对的一面,但或不分主次,或对某些方面强调过分,都欠准确或全面,没有抓住要害。最重要的原因应该从政治、思想、骑士团的组织路线和所执行的政策等各方

面进行研究，同时还要考虑到当时美国整个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水平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二

缺乏先进的无产阶级理论思想指导是劳动骑士团衰落的最重要原因。这一点从劳动骑士团的纲领及其活动中看得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下列四个方面：

首先，宣扬阶级调和。在劳动骑士团建立之初就表现出阶级调和的倾向。他们宣称劳动骑士团团员并不打算要“同任何正当的企业发生冲突，或对资本家采取敌对态度，”并拥护一切“调和劳资利益……的各种法令。”^⑦后来，在1878年制定的正式纲领中也主张“废除所有对资本家和劳动者的不平等的法律”^⑧。这种提法完全混淆了阶级阵线，好象资本家和工人同是受害者，硬把两个根本对立的阶级扯在一起。一个工会组织的纲领不反对资产阶级，取消阶级斗争就失去战斗性和号召力。

其次，散布唯心论。劳动骑士团团员在入团之前必须首先回答：是否相信世界创造者上帝？是否愿意服从上帝的一切法规？然后才能正式加入组织。劳动骑士团的主要负责人斯蒂芬斯在谈到工人阶级的团结时所讲的那番话，也充满了同样的论调。他说：“教义、政党组织和国籍不过是穿在身上的衣服，它们并不能阻止崇拜上帝——那宇宙的主宰——的人的心灵的结合，也不能阻止人类的劳动者——那四海一家的兄弟们——的心灵的结合”^⑨。恩格斯认为“这是真正美国式的怪现象：最现代的趋向披上了最中世纪的外衣，而最民主的、甚至是叛逆的精神隐藏在表面的、但实际上毫无力量的专制之下，——这就是劳动骑士团向欧洲观察家展示的一幅图画。”^⑩美国进步的工人运动史学家方纳正确地指出：“斯蒂芬斯与其说是工会主义者，不如说是人道主义者。他所想建立起来的机构不是工会，而是一个群众性的兄弟会，一个工人阶级的友爱互助团体”^⑪。

第三，鼓吹乌托邦式的合作社计划。劳动骑士团的纲领虽然也提出了一些符合工人阶级利益的要求，如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男女同工同酬、禁止童工等等，正因为这样，它才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发展到那么多人，成为团结美国工人阶级的全国性的纽带。然而，在劳动骑士团内部仍然渗透着拉萨尔主义的货色，幻想通过合作社把工人阶级从资本主义制度下解放出来。例如，在其纲领中宣称：“设立合作机关，逐渐采用合作的工业制度代替工资制度。”^⑫后来的劳动骑士团总会长鲍德利更把合作制当作解放工人阶级的唯一道路，千方百计把广大骑士团团员的思想和行动引向错误的合作轨道。鲍德利宣扬什么合作是“劳动解放的杠杆”，所有男女工人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杠杆上^⑬。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特别是在垄断资本产生以后，工人合作社是不可能存在下去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性质决定合作的道路是走不通的。幻想不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不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就可以用工人自己的合作社来与之抗衡，甚至实现劳动者的解放，完全是梦想。更何况在资本主义的汪洋大海里，少数几个本小利微的合作机构怎么能敌得过垄断资本家的排挤和并吞呢？资产阶级在一切场合都对工人合作社进行打击。批发商对合作社不供应物资，铁路对合作社提高运价，甚至刁难它们，不给运输；银行在贷款方面也采取歧视态度。资本家甚至用降价和拉拢顾客的手段来扼杀合作社。由于受竞争规律的支配，工人合作社为了维持下去，不得不降低工资甚至雇佣童工，最后连工人合作社自己的工人也罢起工来了。在高潮时期，劳动骑士团曾创办了200多个合作社，但到了1888年几乎全部垮台了^⑭。事实证明，所谓合作

社计划，只能起到转移工人视线，虚耗工人精力，毒害工人灵魂的腐蚀剂作用。

第四，贩卖亨利·乔治单一税的主张。劳动骑士团把土地问题作为其纲领的重要内容之一。鲍德利极力赞扬乔治的单一税主张，并且在向阿特兰大城大会主席所作的致辞中建议加以采纳。后来在修改劳动骑士团的章程时，果然增加了一条关于土地问题的内容，重申了单一税的原则。亨利·乔治对此大加赞赏，兴高采烈地欢呼这是本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亨利·乔治何许人也？他是“激进资产阶级的思想家”^⑮。他的所谓单一税论，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是资产阶级李嘉图学派早就提出过的主张。他们认为土地垄断是万恶之源，设想用国家占有地租的办法使得一切弊端得到纠正。当亨利·乔治的单一税论调在美国流行的时候，恩格斯就对它进行了无情批判。恩格斯指出：“他们丝毫不触动雇佣劳动，也就是丝毫不触动资本主义生产，想以此哄骗自己和世人，说什么把地租变成交给国家的赋税，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弊端就一定会自行消灭。可见，所有这一切无非是在社会主义的伪装下企图挽救资本家的统治，实际上是要在比现在更广泛的基础上来重新巩固资本家的统治。”^⑯并指出“亨利·乔治越来越暴露出他是个骗子。”^⑰鲍德利一伙竟把恩格斯批判得体无完肤的“骗子”当作自己的旗手，把他的谬论塞进工人组织的纲领，足见其可笑和愚蠢到何等地步！

此外，劳动骑士团的纲领中还反映了金融改革论者爱德华·凯洛格^⑱的主张，在此就不一一述评了。由上可见，劳动骑士团的纲领中充斥着相当多错误的、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货色，以这些东西来指导工人运动，怎么会不把广大工人引向斜路？

劳动骑士团衰落的第二个重要原因是领导机构落到了鲍德利为首的一伙“极不可靠的领导人”（恩格斯语）手中，他们执行了一系列违背工人阶级利益、破坏工人运动的错误的政策和策略。具体表现在：

第一，他们反对、阻挠和破坏广大工人的罢工斗争。鲍德利不仅多次要工人安于现状，不要参加罢工，而且还独断专横地用釜底抽薪的办法把用于罢工的基金大大削减，拿去创办合作社。如在1878年劳动骑士团总会第一次会议上曾拨出一部分钱用作罢工基金，可是两年以后，他们又通过一个决议，把这笔钱的60%用去办合作社，10%用作教育经费，只剩下30%留作罢工用。特别令人气愤的是，鲍德利公然破坏罢工。如在1886年的广大骑士团团员进行第二次反对铁路大王古尔德的罢工和肉类罐头工人罢工中，鲍德利竟然在罢工高潮中出来干涉，命令工人放弃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要求，恢复工作，并且威胁说，如果不停止罢工，就没收执照，开除会籍。他还甚至和资本家勾结，迫使工人谈判。广大罢工工人面临饥饿、逮捕和老板的压制，再也支持不下去了。在鲍德利一伙的出卖下，这两次罢工遭到了失败。许多参加罢工的工人被开除出厂或被列入黑名单，重新陷入贫困的深渊。工人们气愤地说：“鲍德利是故意给罐头公司老板们帮忙，而不是为着工人利益的。”^⑲

1886年，刚成立不久的美国劳工联合会打算发动广大工人进行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运动，并力争在当年5月1日生效，一旦和谈无效，立即进行罢工。为此，劳联多次向劳动骑士团总会发出建议，呼吁他们支持和合作。当时，劳动骑士团的广大群众对此热烈欢迎。骑士团分会纷纷通过决议，要求总会规定5月1日“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罢工日。”有些分会在赞成八小时工作制的同时，还提出更彻底改变经济制度的要求。有一个分会在写给鲍德利的信中说：“工人兄弟们，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应当停止只折枝节，而来着手砍断树根吧！除了八小时工作制以外，我们必须要求全面改革经济制度。”^⑳可是，鲍德利一伙不仅自己不和劳联合作，而且还压制广大团员参加。他们多次发出秘密通函，警告团员们不要参加争取八小

时工作制运动。后来，1886年5月1日总罢工失败后，当联邦政府要处死几位工人领袖时，广大劳动骑士团地方分会纷纷进行抗议，并在道义上和经济上支持“秣市惨案”的受害者^{②1}，要求声援和为工人领袖辩护的建议似雪片一样飞往骑士团总会。然而，鲍德利对此置若罔闻，甚至违背广大团员的意愿，无耻地宣布：那几位受害的工人领袖不仅不应该同情，而且应当把他们看作是“可憎恶的累赘”，还威胁要停止和撤销要求辩护的区分会^{②2}。资本家对鲍德利的态度拍手叫好，一份资产阶级报纸写道：“只要鲍德利分子仍然在骑士团中占统治地位，骑士团就没有什么可怕的。”^{②3}这就充分暴露了鲍德利一伙是工人阶级事业的叛徒，资本家的帮凶。

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是内战后美国工人阶级走上政治舞台的第一次重大的阶级行动，是他们阶级意识觉醒的明显标志。明智的领导者应满腔热情地支持这一英勇壮举，因势利导领导这一斗争，在斗争中进一步提高广大工人的觉悟，从而把消灭工资奴隶制的伟大目标同当前实际斗争结合起来。可是，鲍德利一伙不仅不这样做，反而干出许多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千方百计打击广大工人的积极性，甚至开除罢工工人，违背了广大工人的意志，自然被广大工人所抛弃。相反，新诞生的劳联，能够顺应历史潮流，主动领导了1886年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伟大斗争，赢得了人心。这也就是为什么在1887年以后，许多工人主动退出骑士团参加劳联的重要原因。

第二，他们无视广大工人合理的政治经济要求，反对组织工会和开展工会的日常斗争。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广大工人为了自身的解放，把消灭雇佣劳动制的长远目标同实现当前合理的政治经济要求的斗争正确地结合起来是完全必要的。工会是团结工人的纽带，是教育和提高工人政治觉悟的重要学校。可是劳动骑士团的领导鲍德利等人完全否认了工会的作用，认为工会在采用机器生产的时代已完全过时，甚至还认为工会领导工人争取改善目前政治经济地位的斗争是“浅见”，宣称他们的目的是要“根本改变”目前的工业制度。所谓“根本改变”，也就是他们所鼓吹的用合作社来代替工资奴隶制的空想计划。劳动骑士团总书记弗勒莱德利克·突勒公然声称“劳动骑士团的责任和目的正是要消除这种工会情绪”^{②4}。正是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他们反对一切工会活动，甚至把一些工会开除出去。当老板大批解雇工人时，鲍德利不仅不援助，反而公开声明雇主有权解雇工人。这种背叛工人阶级利益的行为，造成了严重后果，不仅分裂了工人阶级队伍，而且大大挫伤了广大工人的积极性。新泽西州不伦瑞克地方有数百名橡胶工人，由于总会在他们遭受老板停工解雇期间，拒绝援助他们，忿而退出骑士团。他们在退出时沉痛地贴出“讣告”：“1887年4月29日（星期五晚），骑士会第3354地方分会被总执行委员会扼杀了。丧礼定于4月30日（星期六）晚在拉维举行。请勿送花。”^{②5}正是由于鲍德利的上述错误政策，加速了劳动骑士团的衰落。四年当中（1887—1890），会员减少了60万人！当时的一个骑士团组织者向鲍德利报告时不得不承认：“骑士会会员象秋风中的落叶一样地在减少着。”^{②6}

劳动骑士团衰落的第三个重要原因是组织不纯。劳动骑士团在成立之初纯粹是工人组织。但是，随着队伍的扩大，成份越来越复杂，农民、自由职业者、小企业主也允许入会。有些地方分会中，这些人竟占25%。组织不纯带来两方面严重后果：一是压抑了广大团员的积极性。波士顿分会一个报告指出：由于老板控制了分会，工人阶级团员“不敢在会上诉说他们的痛苦，因为他们的老板是地方分会的负责人，一旦他们诉说苦衷，他就要被解雇。他们还说，由于同样的原因，他们不能要求增加工资和疾病津贴。”^{②7}二是有些分会在企业主控制下完全忽视了工人利益，改变了政策的方向。这些人正是鲍德利一伙执行右倾投降政策

的阶级基础。鲍德利公然承认，在不少分会中，雇主们拥有统制一切的势力。但他表示欢迎这种情况，因为当他和广大骑士团团员发生冲突时，他需要依靠那些人。由于上述情况，严重挫伤了广大工人的斗争精神，削弱了劳动骑士团的战斗力，许多劳动骑士团团员被迫退出骑士团，参加了正在兴起的劳联。他们认为自己的命运是同劳联而不是同劳动骑士团联系在一起的。1889年，制鞋工人全国行业分会退出了骑士团，组成了隶属于劳联的制鞋工人国际分会。原来属于劳动骑士团的矿工也退出去参加了劳联。这些全国性的行业分会过去大多数是骑士团的支柱，它们的退出，加速了劳动骑士团的瓦解^②。

三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劳动骑士团的衰落是难以避免的。因为，美国的运动还处在1848年欧洲各国运动以前那种水平上，整整落后了一代人的时间。当时“那里的工人刚刚投入运动，还没有完全成熟，他们由于一般盎格鲁萨克逊人的特别是美国人的性格，在理论方面特别落后”^②，“根本就没有过什么政治独立性，他们在政治上过去和现在多半是跟着资产阶级走的。”^③正因为这样，恩格斯多次告诫美国的社会主义者，“必须在他们中间进行工作，在这批完全可塑的群众中培养一个核心，这一核心了解运动和运动的目的，因而在目前的‘骑士团’必然发生分裂的时候，能把该团的领导权（至少是一部分领导权）抓到自己手中”^④，并指出“劳动骑士是运动中的一个极重要的因素，不应当从外面去嘲讽它，而要从内部使之革命化……他们应当参加工人阶级的一切真正的普遍性的运动，实事求是地考虑运动的出发点，并通过下列办法逐步地把它提到理论高度：指出所犯的每一个错误，遭到每一次失败，都是原来纲领中的各种错误的理论观点的必然结果。用《共产党宣言》的话来说，就是他们应当在当前的运动中代表运动的未来。”^⑤“如果德国人参加运动，去帮助或促进它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那他们就能对运动发展带来很大的好处，并将在运动中起决定性作用；如果他们袖手旁观，那么他们就会堕落成教条主义的宗派，并将作为一种不了解自己原则的人而被抛在一边。”^⑥

恩格斯不幸而言中了。美国的社会主义者完全不听他的告诫，他们不去劳动骑士团内部工作，而是在一旁嘲讽和打击它。当时美国唯一的社会主义政党——社会主义劳工党直到90年代其成员几乎全是德国移民。它主要由拉萨尔分子所控制，严格说来根本就不是一个政党，而是一个宗派组织。他们对美国工人运动采取宗派主义态度，轻视在无产阶级的群众性的组织开展工作，把马克思的学说当成教条，企图硬塞给美国工人运动。如果不听他们的话，便采取另一种极端态度，对运动进行打击报复。这方面社会主义劳工党领袖德利昂的所作所为是一个典型。起初，他想控制这个组织，曾一度参加了骑士团，并策划把鲍德利赶下台，让索弗林当总会长。但当索弗林没有按他的意旨行事时，他又大骂劳动骑士团整个组织“腐朽透顶”，已经变成“一群骗子的窠穴”，号召其中1万3千名社会主义劳工党党员退了出来^⑦，结果反而把自己孤立起来，坠落成教条主义集团，客观上则加强了索弗林等人在劳动骑士团中的统治地位。其实，索弗林等人对于社会主义者退出劳动骑士团一事，正是求之不得。在此之前召开的1895年劳动骑士团全国大会上，他们操纵表决机器，拒绝社会主义劳工党党员出席大会，并把德利昂及其追随者开除出骑士团。一方面，劳动骑士团领导采取关门主义，把社会主义者赶出骑士团；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劳工党则实行宗派主义，主动退了出来。一赶一退，使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完全脱节，而美国工人运动如上所述

又是相对落后的，“它还处在工联主义阶段”^⑤，没有把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作为最终目标。所以，尽管广大劳动骑士团团员凭着朴素的阶级感情，积极参加运动，进行了一些重大的斗争，并使劳动骑士团一度成为美国最大的工会组织，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整个来讲，由于缺乏正确的领导和明确的纲领，劳动骑士团就好像是迷途的航船，虽然广大船员努力奋战，还是无法扭转航向，终于被鲍德利一伙逐步引入歧途，难以避免沉没的命运。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任何一个运动，要是不始终把消灭雇佣劳动制作为最终目标，它就一定要走上歧途，遭到失败”^⑥。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566页。

② 转引自方纳：《美国工人运动史》第2卷，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95页。

③ 《美国劳工运动简史》第12页。

④⑭ 路易斯·哈克和本杰明·肯德里克：《1865年以来的美国史》，纽约1949年版，第194、193页。

⑤ 康门斯及其副手编著：《美国劳工史》第2卷，纽约1926年版，第413、429页。

⑥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 方纳：《美国工人运动史》第2卷，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95、98—103、203、2、197、195、203—204、382页。

⑦⑧ 转引自方纳《美国工人运动史》第1卷，第641—642、644页。

⑨ 谢德风等译：《1785—1917年的美国》，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31页。

⑩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60—261页。

⑪⑫ 方纳：《美国工人运动史》第1卷，第646、646页。

⑬⑭⑮ 鲍德利：《劳工三十年——1859—1889》，俄亥俄州哥伦比亚1889年版，第446、253、544—545页。

⑯ 《列宁全集》第12卷，第347页。

⑰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191—192页。

⑱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239页。

⑲ 爱德华·凯洛格，金融改革论者，1848年发表了《劳动及其他资本》一书，主张由政府设立安全基金，发行以不动产作储备的货币，并实行低利率贷款。劳动骑士团章程第15条则宣称：“说服政府设立国家通货，以国家的信用与资源为基础，直接颁发给人民，不要通过任何银行系统的干涉，其货币应当是给付一切公私债务的合法通货”。

㉑ 1886年5月4日，美国芝加哥广大工人在秣市广场集会，抗议警察暴行。会议进行中，不知是谁丢了一颗炸弹，炸死一个警察，炸伤五十多人，警察立即向群众开枪，打死几个工人，受伤者二百多人，并乘机逮捕了八名工人领袖，并判处他们死刑。

㉒⑳㉓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610、566—567、591—592页。

㉔ 《列宁选集》第1卷，第696页。

㉕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8—459页。

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480页。

㉗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7页。